

病繹也

夏四月梁王僧辨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蕘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擇良善陳舉息兵不攻且曰嘗引楊忠來相侵高祖用之而後用之

侯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詔為長沙王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禰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是時惟荆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未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緝江陵魏丞相泰使册命岳陽

王啓爲梁王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繹以霸先爲據 刺史  
劉氏曰繹前書移檄遣兵矣於是復書移檄何譏也臺城之陷  
餘一年矣高祖之喪且周其矣然後發喪移檄遠近而終不聞  
出一兵殺一賊是誠何心哉綱目削其發喪再書移檄若曰徒  
能移檄計之云爾是故睿無北伐之志則書曰 檄北征繹無  
急讎之義則書曰移檄計侯景高駢無討賊之心則書曰移檄  
討賊

秋九月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

尋陽王大心以江州降齊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

繹惡之惡綸自此兵力益彊將八月甲午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

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

八月王僧辯軍至鸚鵡州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臂於僧辯

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以

書責僧辯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與侯景會

登舟北出僧辨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

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收散卒屯齊昌

遣使請和於齊齊以爲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

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廬陵王心爲江州刺

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

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遣兵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

相東王經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任約遂據西陽武昌裴

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

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纘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疑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季府州國干人奉牋曰竊以嵩嶽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南淮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春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夷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誰氣親蕃外叛曷均

代...之...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纜命戈船底定潛霍沂流寧討  
路絕窺密胡兵侵界鐵馬雲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  
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  
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  
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  
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  
轍麤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  
何謝歐絲閑田生箔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  
可微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  
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

詢停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王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干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湘東王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剪寤寐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鳥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軍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寧處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噎丁卯徐文盛領兵討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會南康王會稽王景引兵還

辛未春三月齊以湘東王

湘東王繹遣將軍尹悅杜幼文巴州刺史王玨將兵二萬討任約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二月齊遣散騎常侍齊文使使于江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敬報之陳霸先遣杜幼明擊斬任約仕於南康湘東王繹使霸先遣兵取江州以爲江州刺史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廬州在武昌西巴未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劉氏曰齊以何病繹也繹爲梁宗藩不急父兄之難而甘心齊命是齊鄙也無恥甚矣故特書齊以深病之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閏月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



馬五千頓津水待時進軍營聞之召其軍還五月侯景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死傷大半湘東王繹拜胡僧祐爲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植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畱丁和宋子仙等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數千順流而下

梁王僧辯克郢州獲侯景將宋子仙殺之

湘東王繹遣王僧辯胡僧祐守位號復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王詔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成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甲子宋子仙等困感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僞許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進軍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江安侯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費自此起矣

尹氏曰蕭繹安忍無親不務討賊專以忌克殺戮爲事武陵人

援雖曰失之賒緩然圓正則未見其罪繹乃設詐而取之遂啓爭國之禍他日失蜀而後江陵亦不克保皆其自取之也綱目書誘書執其罪繹之意明矣誘他人且不可况猶子乎

秋七月豫章復爲梁王僧辯克淦城江州刺史陳霸先引兵會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釋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淦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郢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會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戊午侯景廢太宗爲晉安王迎豫章王伯宗爲主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僧辯聞太宗殂丙辰上表於湘東王曰衆軍薄伐淦次九水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篡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狗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晨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十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

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國家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于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人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連鍾擾攘益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帝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廓清

禹夏正爲坐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開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大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術率職尉侯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瀝右澗夾維可以爲居抗殿䟽龍惟王可以在鍋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王也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菑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虵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



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論孤之志無忽司  
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  
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王猶固讓十一  
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發動萬國回  
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臺式哥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俯首潛  
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馬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  
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  
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  
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  
皇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  
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千方之效勅則帝

堯之季千年且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廟曆具歷非  
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  
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偽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乎  
何卜無待耆邇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矣景憑陵姦臣互起率  
戎伐頽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  
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嶺涕悒悒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  
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  
之謀莫不定算辰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  
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  
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  
文昭武穆步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

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  
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  
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飛虜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  
湛宗族以酌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雷  
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文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  
重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坐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討俯  
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  
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  
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王又答曰省不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  
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  
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  
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  
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歷何以副龍圖庶一  
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中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卽  
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幽  
移五律屢從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坐陵永遠  
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  
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

侯景將劉神茂以浙東附梁湘東王繹

侯景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己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麾將軍元頽等據東陽以扈江陵遣頽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之陵湘東王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戊寅王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衛將軍以自副以南平王恪爲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等爲都督以討劉神茂侯景竊位稱帝封棟爲淮陰王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詔爲郢州刺史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頽李占送建康殺之

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王馳檄告四方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衆會之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子鑿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鑿驚懼奔還淮南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別將王暉鄺通竝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至建康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侯子鑿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萬助之

劉氏曰前書遣王僧辯伐侯景矣此復書遣何病繹也繹有他

志不從大寶之號遣僧辯等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綱弑棟廢始遣東下蕭繹之心可知矣綱目再書繹遣所以誅其心也

尹氏曰亂臣賊子有爲逆亂之惡而不顧者亦有假逆亂之惡因以爲已利者晉趙王倫欲討賈后必待其殺太子適而後行之一以重賈氏之罪一以去太子之逼故未幾而肆其篡逆此則因之爲利爾蕭梁禍敗宗社覆滅蕭繹舉兵名義甚正然自赴援至今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于討賊必至父死兄弑始克進攻蓋其包藏禍心欲借賊手以去其逼初不爲父兄而討賊也繹之處心積慮如此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國祚尋亦殄絕彼固自爲殄絕之計爾豈必天誅之哉綱目書繹討景文無

此詞然於分注載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之事於下始之一辭可謂推見至隱者也况梁主綱之弑已書於前則此事屬辭互文見意斷可識矣嗚呼繹之所爲若彼君子尚可以人理待之乎

三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三月丁丑僧辯至姑孰與侯子鑒合戰中江大敗之子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引軍而前與陳霸先合軍出石頭西北景帥子鑒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之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霸先與景衆大潰帥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

已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日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  
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  
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  
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爾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  
開六合清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忍憤詰  
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孺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膺誓衆  
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  
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  
鯢不虞險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  
輒依故實恭修社稷廟使者持節分告坐陵嗣后升遐龍輻未殯  
承章檢禮梓宮美測並即隨官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

情孝友理當感動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

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不優詔謙冲宵然凝迴飛龍  
乾文在四帝聞云仰而問闔不開謳謔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  
固執稟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  
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勳  
入於姑射猶使躡追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  
已而然伏讀聖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  
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  
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  
茂略雄圖武尊信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  
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

再生縱陛下拂衿衣而遊廣成登拊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  
 兆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壘籙禮曠齊宮清廟龜竹不陳仰望  
 鑿與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眾議有曠彝則舊  
 郊既復函維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景門  
 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益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  
 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  
 名都具王鑿而遊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郊  
 洛永以為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  
 劔杖三尺以殲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  
 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獨求前古其可得歟對  
 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存杜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一

公卿士億兆萬人咸以皇天降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  
 人又叔金吾之官事均任願益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  
 鯨鯨云拔首襄陽短狐未全華南長鯨謂侯景岳陽王晉據襄太  
 平王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  
 平戍主膏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初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王  
 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回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  
 別舉人辛卯王密諭將軍未買臣使害嗣主棟及其二弟僧慈遣  
 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會侯子  
 鑒度江至廣陵元建等以拔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僧辯命羅州

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武陵王紀僭號于蜀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

侯景伏誅

謝答仁聞侯景敗欲北出侯之其黨趙伯超據錢塘拒之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進擊敗之擒彭雋等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爲羊鵠所殺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趙伯超謝答仁皆降王僧辯送王偉於江陵丁巳王下令解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暴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封長

梁以魯悉達爲北江州刺史

初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彥告于魏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討秦郡陳霸先王僧辯遣兵救之元建北遁六月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

討平之

以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不克引還

陳霸先進軍圍廣陵八月武陵王紀舉兵東下王遣護軍陸法和  
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臣聞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慕高皇之祚無爲爾於革  
烏至治表於垂衣而揆亂反正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  
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顛項莫不  
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日  
爽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王滕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  
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  
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  
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  
無妄興暴皇祚寔終封豨脩蛇行蓄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隕望

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樹家寇將報天賜黃鳥之旌國寧宜未  
神李玄狐之錄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符而國寧思  
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電如龍如虎前驅後會元惡  
舞於西州方嶽躋於東市畫九三家寧謂嚴誅王莽于河在  
云明罰青羌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遠見  
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馳連乘之君討起  
龍圖文因爲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  
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  
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御  
雲似蓋晨映流輝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瑩  
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



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踰臺也  
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  
經營高邑宋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  
應揚鑿旂以饗帝仰鳳宸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十  
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涇陽  
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睭愚謂天庭少昊非有定居漢  
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諫何心  
西瞻虞夏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纔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歸  
下  
之德則非也書之不首雲和之瑟久廢音良  
之  
履以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  
之  
其山之客未知上德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李張儀違鄉  
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顯奉皇華親承  
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汗  
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  
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  
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月南平王恪卒王僧辯爲揚州刺  
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  
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南徐州刺史宜豐侯循自  
魏還江陵王以循爲侍中十月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以子  
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張載至巴陵先據琳  
軍羅漢等屯軍琳長史陸納及士卒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

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劾載與諸將襲湘州據之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

冬十一月梁主繹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王即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臨蒞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司屬皇考高祖武皇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揭寇馮凌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瞻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岩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歷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

久云松亂上非創業思得土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

年癸亥元帝元年是年梁主繹立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癸酉梁元帝二年春三月梁武陵王繹遣使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憺守成都紀遣使方士書紀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世子圓照時鎮口更啓云侯景未平紀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曰于紀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不遺爾還則復可

夏四月梁遣王僧辯圍湘州

六月梁復以王琳為湘州刺史陸納降

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

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侯敞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  
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  
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  
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  
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錦綵襪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  
賞有請事者辭疾不見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咨仁任  
約進攻侯敞被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  
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甚衆人猛圍而  
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

又同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圖照

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八月成

尹氏曰殺紀者樊猛何爲以梁主書之梁主密敕樊猛必  
之而後已猛固繹之鷹犬也前書繹殺豫章王棟亦然繹戕  
宗黨若此天道果容之乎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佑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  
宗懷御史中丞劉歆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  
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枚江生  
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梁主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  
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

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梁主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梁主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牛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慮亦安之卒從僧佑等議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自京口以王琳爲荊州刺史陸法和爲鄴州刺史

胡氏曰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晉王之矣古之英雄皆以爲

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弒殞所嘗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蓋隨祧修乏享之祀者斯服也且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寔安而處安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有偷爲尊顯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本紀論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金之費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經世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無術履水弗懼故鳳闕司景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畱情政道不怵和說徒

史斷曰元帝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覆沒君父告危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繼而徵兵相州少不如意含忍以就大事可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翼戴以隆梁祚可也而不稟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帝始終一念上不在其君親下不在其兄弟僥倖國釁希覲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是以纔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暮寇戎交迫身在漂搖抗掇之中不思保國之計而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竹殿藏書至十四萬卷亦愚蔽之甚矣卒之寇師覆旅身就拘囚豈非上靈降鑒此焉儆乎天道人事其可証乎

九季篇

北漢世祖興晉陽章

世祖皇帝名晏高祖之弟也初名崇

丁未

晉天福十二年

春三月晉主

時仍稱

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夏五月晉

以劉崇為北部留守

劉崇高祖知遠之弟也高祖鎮晉陽崇為北京馬步都指揮使高祖稱帝以崇行太原尹知府事五月高祖發北京以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懷為副留守河東幕僚李驥為少尹牙將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六月高祖至大梁改國號曰漢以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戊申

漢隱帝乾祐元年

秋八月漢河東節度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正月高祖殂子周王承祐立

是為隱帝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孔目官郭

威有隙及威為樞密使崇憂之謂節度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珙因勸崇為自全計崇從之八月庚申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胡氏曰於是之時劉崇則為跋扈然郭威既立天下為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

庚戌冬十一月漢郭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十一月隱帝殺宰相楊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至封丘漢軍戰敗皆降隱帝出奔趙村為亂兵所弑威入大梁奏請太后立嗣太后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議擇所宜贊崇之

子之曰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請以勳為嗣太后以勳廢疾立武寧節度使至徐州迎之太后臨朝遣威擊契丹威至澶州而反至宋州威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辛亥北漢世祖宗乾祐四年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正月郭威稱帝國號周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

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詔報以湘陰公此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南東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禰帝於晉陽

正月戊寅周主弒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元爲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以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謂存瓌元徽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禰之顧我是何人而敢言此節度使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承

吏容省使李光美嘗爲直省官頗諳故事朝廷制度皆出於此北漢主閻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陳立祠

劉氏曰劉崇禰帝以漢冠之予崇正也

尹氏曰湘陰公未成乎君而書弒者贊固郭威之主也若夫劉崇禰帝卽書于下者又以見崇有紹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

北漢遣其子承勻將兵伐周不克

劉氏曰書伐何漢正周篡也

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然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劉氏曰北漢復讐其名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則是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未幾又受其冊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為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北漢遣使如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瀾姪請行冊禮

周使州附于北漢

北漢册命其主崇文名曼

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契丹使使契丹超向徽等共拒之

劉氏曰書伐正也盧芳匈奴連兵入塞則書伐正也書伐正也則曷為以伐書建武真人既即位矣芳以何昌宗為人

夷也故書伐劉崇漢統周主篡立事與東漢之初雲龍皇帝也契丹主得書伐所以深答周也然則曷為先契丹漢受其冊也

書伐之

久十二月周王峻遣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逆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燒  
至晉陽士馬十死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主  
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類五

偽命復興

晉末偽主篇

後漢慕容垂復興中山章

世祖皇帝慕容垂前燕高祖皝之子也

慕容垂皝第五子也初皝奇其才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踰于世子雋由是惡之甲辰正月燕王皝伐宇文逸豆歸滅之霸以功封都鄉侯乙巳冬燕王皝以霸為平狄將軍戍徒河皝卒世于雋立趙氏之亂霸上書請伐趙

詳偽命分爭 庚戌二月雋使霸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出徒河與雋會攻薊拔之三月燕王雋僭號以霸為給事黃門侍郎癸丑冬慕容恪等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燕主雋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薊州刺史鎮常山甲寅四月燕主雋封大得東北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雋雖忌垂卒之復燕作者垂也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晉穆帝升平三年燕光壽二年冬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主雋素不快于吳王垂垂與段氏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中

欲以連污垂雋叔氏下獄考驗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以其妹妻垂垂不悅雋

二月燕主雋卒太子暉立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

宰專錄朝政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兖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譙臺時燕朝多難自鄴以南道路斷塞故恪以垂守譙臺地屬豫州

哀帝興寧三年北春三月燕陷洛陽

燕吳王垂與太宰恪共攻洛陽克之執宋將軍沈勁關中大將軍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恪以慕容抗鎮金鏞以垂為都督洛陽洛徐兖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鎮魯陽有聲于梁楚

帝奔大和三年戊辰春二月秦苻廋以陝城降燕

丁卯五月太宰恪臨終謂燕主曄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籥之計言終而卒初恪有疾以燕主曄幼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曄兄樂安王臧曰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戊辰二月以曄弟中山王冲爲大司馬以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遣吳王垂及皇甫真牋勸之取燕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符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十二月秦王猛等破秦城

四年即秋九月大司馬及秦人

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燕主曄遣下邳王厲逆戰大敗復遣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曄及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請擊之共其不捷走未晚也曄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九月德使將軍慕容宙爲前鋒與晉兵戰敗之溫自陸道奔還及于襄邑與德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志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延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

恐為也十一月辛亥朔垂請政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乃散騎滅迹徇南山復還鄴自范陽徇南山蓋由中常山山谷間南還也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入世子令弟寶舉隆九子皆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之身片主吳歸進及於閭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主苻堅有國於秦秦在秦州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之飲秦主苻堅有國於秦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慕之秦主苻堅有國於秦非可馴之物若作以風雲將

五年北魏建興十一年五月秦主苻堅自秦州還秦州

秦主苻堅欲伐燕請垂子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燕將可以貽我使我觀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從容謂垂曰今燕將可以貽我使我觀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乃令人詐傳垂語于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信之乃奔燕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送秦主苻堅苻堅待之如舊冬十月王猛克鄴都燕主暉遣使乞降又十一月秦主擊入鄴執燕主暉以歸

秦主苻堅入鄴執燕主暉遷于長安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出者皆高麗密言于垂曰大王馮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成  
九鼎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故太  
公亦私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  
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丙子冬十二月慕容紹私  
謂允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此成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  
道遠相望兵疲于外民勞于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英拔必能  
以復燕許吾獨但當愛身以待時耳丁丑慕容農私言于垂曰自  
王猛之克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作矣圖識  
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儲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  
下事非爾所及垂累表京兆尹封泉州侯

孝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秦主堅大舉入寇冬十一月

水元運長安

初戊寅春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諸軍攻襄陽使慕容垂馳告  
衆五萬出南鄉四月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以奉襄陽已而二  
月諸軍克襄陽癸未五月朝廷遣桓冲攻襄陽堅遣桓冲及吳  
垂等救之厥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冲退屯沔南七月  
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燭十里  
中懼退還上明八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朝臣皆不欲堅行苟  
垂與姚萇勸之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八月堅遣陽  
平公融與參帥衆二十五萬爲前鋒慕容紹言於垂曰主  
上騎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至此垂知堅必敗堅大衆齊發融攻拔壽陽垂拔勛城堅屯于陽

壽與晉都督謝石將軍謝玄戰于淝水秦兵大敗堅單騎走淮北諸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與慕容德冠軍行參軍趙秋及垂親黨多勸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秦平南將軍慕容暉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暉不從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稍集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沁池言于堅曰北鄙之人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入鎮慰安集之且龍鄴舊都陵廟

石越成鄴張蚝成并州毛當成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

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靈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

已馬與僮僕趨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垂至安陽遣

之趙秋勸垂下座取丕垂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

姜讓讓丕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

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

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丕乃以羸兵二千及遺伏之敝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兵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明亮率眾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汝輩反國吾父子等死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

使謂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後已令氏兵五人爲五陰與實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遺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

蓋言丕使飛龍圖已故後之也

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都王騰遼西段延等聞

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鳳帥丁零之眾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陵雲臺戍克之癸未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不駿馬數百足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列人今肥鄉東北



九年乙酉春正月燕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

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人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顏為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及昌黎

鮮卑衛助各帥其眾降垂垂至洛陽遣下固請上尊號

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曰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范陽王兄子楷為大匡王翟斌為河南王其餘將佐封拜各有差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曠說之曰家王以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曠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較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自將攻破館陶縣屬魏郡今屬濮州收其軍資器械遣蘭

漢段讚趙秋慕輿怖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  
數萬驥等共推農爲大將軍監統諸將承制封拜於是赴者相繼  
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僇官僇於上黨車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  
光烈將軍平馭及馭兄汝陽太守紉於燕國傭等皆應之間招遣  
之也傭等皆燕之又遣蘭漢攻頓兵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  
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辛卯越至列人西  
農使趙秋及參軍蔡毋膝擊越前鋒破之越立柵自固向暮農鼓  
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以木爲先鋒帥壯士四  
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  
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  
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

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請之  
官而授之可足得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於  
平幼及其弟馭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敗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  
恩故欲安公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入鄴國家之業與秦未  
爲鄴行何故關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極極兵勞  
死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  
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  
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劉氏曰垂燕餘也然受堅知遇之厚又奉命討羗反與羗合故  
不書起兵書叛

二月燕王垂圍鄴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縣屬鉅鹿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

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

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

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眾燕王垂遣楷與紹討之

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

洽所以小異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

水及進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皆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師騎

王晏為陳留太守是時燕王垂遣使召陳留太守王晏

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殺其丁壯十餘萬

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言其地也

二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叛秦起兵于華陰自稱濟北王推垂為

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平陽太守慕容暉

亦叛秦起兵于平陽庫傳官備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備為

安定王

秦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燕

秦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

山固安侯鑿守中山燕王垂遣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

四月丙辰遣大將軍麟益兵助之秦主堅召瞻責之命瞻以書招

諭泓冲及垂瞻密遣使謂泓曰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泓於

是改元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麟引兵西攻常山六月拔之苻亮

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

冀州皆為燕有惟麟苻丕守鄴而已

威聲大振留屯中山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

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平規擊王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

敞兵敗規進據薊南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長安

秋七月燕殺丁零翟斌

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

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

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

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也

能與彼善與也翟斌果密與秦長

安弟翟斌合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鄴

秦國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秦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計翟真之計丙寅夜垂  
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  
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王求求救於  
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  
勝長驅進據唐城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  
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  
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  
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  
等起兵柏鄉以成與燕王垂遣大將隆與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與  
命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于襄國大破之興走至  
襄國

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  
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軍與文惠與子當時  
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爲其將馬  
奔燕公孫希之象聞亂自清河奔韓翟真秦長樂公丕遣光祚討  
乎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將兵少  
不能赴丕遣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許會  
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碣磔郭蒲據滑臺劉襲軍于河北連克數郡  
不懼乃遣焦贛請救于玄玄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慕容農自信  
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  
真之從兄也十二月麟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舉騎奔翟真  
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燕王垂復圍鄴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不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車志在得鄴故開其走路所謂圍城爲之缺也焦遂具謝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

十年配春正月燕將軍平規攻薊拔之燕遣將軍慕容麟屯信都温屯中山

正月慕容冲僭號于阿房帶方王佐與平規共攻薊王末兵屢敗二月末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管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農使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遠拔承管外郭燕王垂以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宋浪王温

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

去就農至高邑以睦遠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

歸趙北趙國以北也假署者權時以假板署置其官未以自燕王垂也二十餘人樂浪王温在中山

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

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

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壘壘爭送軍糧

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温乃遣兵一

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官室欲迎垂都中山也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

劉撫于孫就柵孫就人姓名蓋立柵于黎陽界劉撫因屯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

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不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破而還

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垂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禁民養蠶以桑柘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陸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

七月燕王垂至管山圍崔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領諸城攻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馳使勸幽州將平規曰固守勿聽彼言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嚴所敗嚴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水支及酉望戎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衆辛丑燕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王承在晉陽遣使招丕丕帥衆如潞川張蚝王騰迎入晉陽知長安不守還晉帝

秋八月燕遣南中郎將慕容和守鄴

燕王垂以魯和爲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嶧嶮塞歷凡城趣龍城會其討虜嚴慕容隆自信都徇渤海清河麟擊渤海太守封

款之因守歷口待定苻紹苻護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  
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  
月丕以定等皆為河北牧守釋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慕容麟  
慕容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隆乃釋  
匡擊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燕王垂殺之且屠其壘時燕  
將軍餘巖叛據令支而高句麗亦擊取遼東二郡燕王垂遣慕容  
農討巖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今支巖  
眾震駭稍稍歸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  
玄菟二郡郡屬之故高句麗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  
農為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  
法制事從簡便民皆樂從省刑減賦省刑減賦省刑減賦省刑減賦  
法制事從簡便民皆樂從省刑減賦省刑減賦省刑減賦省刑減賦

燕王垂

燕王垂死於博陵

應麟十一月麟被博陵魏及苻鑑殺之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  
將曰樂浪王泓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修宮室雖蕭何何以加  
之乃定都焉待定復據信都以拒燕垂以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  
將兵攻之

十一年燕建興春正月燕王垂稱皇帝

燕王垂稱皇帝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夏六月秦河北州郡復降于燕

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



待漢符亮等

去年符亮等皆背燕為秦

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

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王之德

此舉亦不失為厚

劉氏曰前書河北州郡復于秦不書燕河北於是復降于燕則書秦河北不以河北予燕也河北故燕土曷為不以予燕垂叛者也綱目書垂以叛國不得以河北予之矣

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解干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趙王麟自出討之乃聲言至魯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燕等人吳深據清河反垂攻之不克十二月乙酉垂攻吳深壘拔之垂單馬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

二年

丁亥

春正月燕寇東阿陷之

初燕太子洗馬溫詳奔晉

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使告河南岸于楷守碭碭以逆之

正月丁未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為合

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入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

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碭碭西四十里濟河

隆以大衆陳於北岸溫攀溫楷果走趣城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

將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於燕垂以太原王楷為兖州

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元從僕射光祚

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手垂非父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

燕取鄆祚與封孚等奔晉晉以為河北郡守詳敗俱詣燕軍降垂

見光祚流涕曰秦主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公猜忌吾懼死而  
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  
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  
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為中  
常侍

燕擊張願破之以慕容紹為青州刺史守歷城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

安次縣屬廣陽郡新柵在焉部人燕王

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屯祝阿之舍  
口一招翟遼其弟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  
易計若久頓兵於其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為患方深  
願願之弟紹首新柵未能力固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

去言一戰以之而敗則涉不能自存矣垂遂之二

張崇即步騎二萬會於新柵

千餘人左右王末逆斬之隆徐進戰於新柵

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餘人張崇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守死

徐州郡縣壁壘多陷垂以慕容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

師新柵人冬密執涉送之果如隆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三月燕

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散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別

顯

夏四月慕容柔等自長子歸于燕

時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  
盛謂柔會曰王上中興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

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四月垂自  
碣磔還中山柔等來自長子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  
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  
歸慈父也垂悅

五月燕使其太原王楷擊翟遼降之

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主垂曰遼以一城之  
衆及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  
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爲前鋒遼衆皆  
燕趙人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討  
降垂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并陘人賈鮪  
招引北山丁零翟遼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留以守

出其外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得其衆惟遙鮑單馬走歸垂  
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  
勃海人張申據高城在今滄州以叛垂命樂浪王溫討之七月趙  
王麟討王敏于上谷斬之

秋七月

劉顯成敗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  
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于彌澤又  
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垂立劉顯弟  
可泥爲中山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天台胡氏曰劉顯滅而拓跋氏彊矣爲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

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明年正月遼遣司馬睦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十三年

燕建興  
戊子

三月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爲平原太守辟間渾所逼退黃巾圍燕主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三月乙亥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秦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地城八月議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計吳深攻之深走保鮮

復如燕

魏主登陽有圖燕之志遣平原太守張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語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使使於理未失禮曰吾今感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遂言於珪曰燕主垂多太子國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九月范陽太守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十二月燕太原王崇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谷口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將共攻之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忍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微幸一非素有約束能壹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爲用乘勢追之

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唯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  
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  
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十四年即春正月燕以慕容隆爲幽州牧守龍城

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  
曰臣頃因征卽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  
代遷展功徵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  
爲侍中司馬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  
將軍幽州牧遷隆臺于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  
平爲龍城太守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並兼留臺尚書隆因農  
請隆遷臺于龍城隆遂安四月垂以長樂公盛鎮薊城脩繕舊宮

官龍城徙

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

十六年平夏五月魏王珪遣其弟觚如燕

庚寅六月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窮迫請  
降徙之上谷質其弟于於中山庚寅六月魏王珪會麟於意辛

山擊賀蘭紇突都紇奚三部破之皆降於魏史謂麟之七月賀訥

爲劉衛辰所攻請降於魏徙之東境辛卯正月染干謀殺訥訥知  
之舉兵相攻魏告於燕請爲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

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六月甲辰麟

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若攝之還朝  
中山

仲三弟監國事垂不從七月壬申垂如范陽魏王珪遣其弟觚獻

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末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十月壬辰垂還中山

十七年夏五月燕垂擊翟劭劭奔西燕

辛卯十月翟遼卒子劭代立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却之十二月戊申燕主垂如魯口壬辰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劭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劭進逼蘇康壘四月翟都南走滑臺劭求救於西燕王永謀於羣臣尚書郎鮑遵曰使爾寇相弊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張騰曰垂彊劭弱何弊之承不知速救之以成弔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書多疑兵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劭驚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劭列

以拒之辛亥垂徙滑臺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一艘爲列兵仗沂流而下垂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王植等自黎陽津夜水官于河南比明而營成劭聞之亟還以兵守營不能拔垂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曰西津濟與渠水攻擊大敗之垂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農引兵掩擊盡獲其衆劭軍斷於水西燕王永以爲東郡王歲餘謀反垂殺之諸受兵官爵者皆降于燕垂各隨其才而用之劭所統兵皆精勇餘兵皆老弱如故以章武王寅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以王孫氏七千餘戶於黎陽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以刑徒爲備用爲盜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無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

州牧

天台胡氏曰垂用兵于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進而取之翟  
劍則張疑兵于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  
翟劍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

十八年癸巳冬十月燕王垂擊西燕

燕王垂議伐西燕諸將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  
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  
司徒意正與吾同吾雖老即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  
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發甲山次于鄴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  
陽王續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  
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干子雲守西燕王永遣其尚書令刁雲

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九年壬辰夏五月西燕王永及燕戰敗績

燕王垂出清河公會鎮鄴後司葛青充兵遣太原王楷出滄口遼  
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  
王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  
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垂頓軍鄴西南月  
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  
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太軍出滄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  
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  
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  
軍還自將兵五萬以拒之才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

子巳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騎於澗下庚子  
與永合戰垂偽返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  
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  
城走瓚等進取晉陽

秋八月燕王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王永

西燕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勒等聞  
門納燕兵燕王垂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  
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  
衆垂以并陽王瓚為并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鎮  
長子永尚書僕射領選軍官事永薨叙九月垂曰長子如鄴十月  
垂東巡陽子平原命

農攻

高平泰山琅琊諸郡皆平

二十一年十一月農敗辟閻渾于龍水遂入臨瀛十二  
月垂召垂等還

二十年春正月燕遣使如秦

甲午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乙未正月燕王垂遣使封  
則韓聘于秦遂曰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

夏五月魏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

魏王璉叛境侵逼附塞諸郡五月甲戌燕王垂遣太子寶擊璉王  
農遣王璉部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  
八千爲後軍散騎常侍高湖極諫垂怒免湖官魏張交言于璉  
王璉曰燕想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乘有輕我心宜羸



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里以避之  
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  
臨河造船爲濟具

之  
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

二十一年北建興十一年春三月燕王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幸于  
上谷太子寶立

晉書載記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撥市朝屢敗報天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  
猜而庇身寬政示國安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羣賢  
羈恨心自野淮南先傳三朝之計已備周勃分麾五木之祥

之在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裡宗僭僥斯備夫以重耳歸  
晉者五區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朝衆微一旅  
稽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博于東國任好餘  
略伊媿于西隣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  
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感則孝  
友冥符文武不陸輶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  
佳處矣然乃地非與王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脫于匡牀玄妻之  
姿見寄于鬢髮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飾去木  
于駭心窮怨嗟于最壞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焉

危言曰慕容垂在本國時固已具戡亂安邦之略矣及避禍奔秦  
雖見容于秦王而王猛必欲殺之亦知其才之足以有爲也至于  
國亡家徙而識者又知垂之必復燕祚獨秦主不知耳乘秦之亂  
起圖恢復遂能并吞關東撫其舊衆繕修宮庭展謁廟社在秦爲  
叛臣在燕爲孝子矣且其東征西戰不自暇逸而招携納降禮士  
用賢均有君人之度者又其諸子皆善將兵舉無遺策斯倖國中  
之人僕也使其得志于十年之前則其所就更更有可觀抑豈強  
未足以乘其隙惟以慕容老兵間盡瘁以死而良臣益將相繼勿  
故其後卒受割于拓跋而身辱于馮氏也蓋若天所限云

皇清嘉慶二十五年二月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流君道部卷之二百一

葛殘編

繼統類

帝王繼統

叙曰易曰大人以繼明昭於四方孟氏亦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夫子刪詩定書斷自唐虞以下故軒轅之前無所論次然三者多稱少昊乃黃帝之子逮乎堯舜皆其裔也則知黃帝之澤在後世淵源深遠然自帝嚳已往五材迭勝事畢纂緒此固不啻夏后氏之興櫛風沐雨乘四載拯橫流鳥獸咸若烝民粒食功烈間然子啟賢明用克永世商有祝網之仁誅暴之意元元欣戴亦惟高矣雖大甲之顛覆與刑而流風善政浸于遺俗有賢臣援而正之終能篤紹基緒姬周之興瓜瓞成頌炎漢之慶天潢叶兆自



兩明聖代興光昭前烈七世之間固可以觀德者矣以上册府其  
德薄祚微業弘緒淺未嘗不欲垂之永世而天命不遠也世數之  
久近已詳世系可考鏡矣至于嗣立攝位之禮定亂奪宗之事則  
於是類見之

三代篇

夏后繼世章

帝啓帝禹子帝禹崩啓嗣天子位詳世系類下同

史記夏后帝啓帝禹之子禹崩啓卽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啓伐  
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帝大康啓子

帝中康大康弟

帝少康

帝少康相子

帝杼少康子

帝槐杼子

帝芒槐子

帝泄芒子

帝不降泄子

帝扃不降弟

帝廩扃子

帝胤甲廩子

史記曰帝廩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帝皐胤甲子

帝發皐子

帝履癸發弟是為桀

殷繼世章

太甲太丁之子成湯適長孫成湯既沒太甲即位外丙仲壬事詳世系下同

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漢孔氏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

甲立稱元年

唐孔氏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為始湯

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

甲立稱元年也周公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

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祇見

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祇于

堂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

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

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

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

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啟元年以明世異不

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

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

弟伊任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  
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  
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  
傳記小說

書伊訓曰惟元祀十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曰嗚呼朕古有夏先後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試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維時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

之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

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朔

同郊廟殺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元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

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宰也

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及冢

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

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

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

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始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

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

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王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初秦正亦書

元年冬十月則正數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禮記曰元祀十二月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此以止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改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士而後改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爲崩殯月太甲卽位奠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孫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三長者不離于殯則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爲之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則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

甲則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  
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猶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  
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  
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  
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朱子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人復  
出也便未易會得

閔盡子集註趙氏曰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微庵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漢以前外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先生謂存程氏  
趙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

此則堯即位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經而推之  
說或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  
却推小國之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然出可  
推此類之不可深究

問伊尹何人在何處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賓宮太甲於  
朝又豈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詩所  
載覲禮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  
以考禮也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  
喪禮伊尹祠於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

新定周氏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人所作故稱年書言惟元祀



書高史所作故稱祀此元非即位之元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前年卽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

胡氏春秋傳曰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

陳氏大猷曰嗣登也先王商先祖如詩言玄王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大甲不親祠而尹攝祠侯甸舉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胡氏春秋傳謂卽位之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祠祫成德以訓猶五子連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親臨其來之事宜乎稱訓莫不信守之也

書高史所作故稱祀此元非即位之元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前年卽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

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呈王不承其緒惟尹躬先見

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亦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

王將爽不顯在以待且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

乃儉德惟謙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惟漢以爲其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弗師於弗順管子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

克終允德

其言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旣歸于亳伊尹遂文

其言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旣歸于亳伊尹遂文

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何年也下云今  
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者也君  
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  
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又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於宋內告  
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爲之  
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卽太甲也殷本紀云  
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之在  
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年  
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也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

二十一年伊放之于桐宮三年悔過反政伊尹乃歸而  
之而伊尹歸亳之歲也爲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氏之  
妄也紀年云殷伊尹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子胤伊尹乃放  
太甲于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歸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矣此經  
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  
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  
必有餘罪義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  
宅乎

集傳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

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  
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  
不悟也

禮記檀弓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于亳  
作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  
命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禮記檀弓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于頽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及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  
于厥功尚頼匡救之德罔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  
協于下惟明后

禮記檀弓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而克

月即吉服

禮記檀弓曰周制君亮之卒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喪  
毀為君之喪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性三祀  
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  
再暮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  
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  
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周禮天子六冕  
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裘冕耳此以  
冕服益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  
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  
服禫竟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

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日  
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  
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求相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又孟子萬章問曰伊尹曰予弗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于人國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  
外丙四年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

壬三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孫也

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  
行政諸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  
伊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  
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作太宗

羅氏曰李昱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  
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  
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  
不爲屠費吾不信也伊爲厲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比  
道余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  
明者語人曰吾能易余腸胃更余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無

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且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於天下一旅人余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懼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堯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已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疑也第君臣之義為弗順余且以世之亂臣賊子奔丕懿裕之徒恣圖柄者易言不疑以謂口效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求之博主之謂公之所謂命之謂事伊尹之所無也周

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余蓋古者之君也子而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冲子三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祭務之來有不及寤者可以委而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以上卿為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是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肯去時係之則亦矣復自用而不可以順導莫故尹於是因其諒陰者官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排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余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冤服奏

王歸於亳是起復之例余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世信以尹為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為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其備也即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如事矣而後復取成有一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而無一毫之私歟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廢

及兵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予罔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迹俱有愧尔雖然尹之迹亦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為尹事者心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竹書紀年太甲元年辛巳王即位命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約按伊尹自立蓋以攝政為真耳七年丁亥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約按此文前後不類

蓋後世所益

卮言曰竹書之妄不待辨而明者附錄於末

帝沃丁太甲子

帝太庚沃丁弟

帝小甲太庚子

帝雍巴小甲弟

史記帝雍巴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大戊雍巴弟

史記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帝仲丁大戊子

帝外壬仲丁弟

史記帝河亶甲時殷復衰

帝祖乙河亶甲子

史記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

帝祖辛祖乙子

帝沃甲祖辛弟

帝祖丁祖辛子

帝南庚沃甲子

帝陽甲祖丁子

史記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帝盤庚

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各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居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帝小辛盤庚弟

史記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

帝小乙小辛弟

帝武丁小乙子

書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和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主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弗頌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咨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夢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畧諸其左右

集傳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不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闇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當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旣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而高宗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也



朱子曰孔氏云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又或問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朱子曰所引剪房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剪其餘至是乃改而西向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采闈未詳古制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之法

論語十水曰書云高宗諒三年不言也子曰何必高宗言三年不言也

集註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聽於冢宰故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或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豈豈不大可憂耶雙峰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史記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武丁祭成湯有雉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及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

帝祖庚武丁子

帝祖甲祖庚子

史記帝祖甲淫亂殷復衰

帝原辛祖甲子

帝武丁原辛弟

帝武乙庚丁子

史記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雨

帝文丁武丁子

帝乙文丁子

史記帝乙立殷益衰

帝辛帝乙少子

史記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

索隱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

公與曰此以若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二

繼統類

帝王繼統二

三代篇

周繼世章

成王武王長子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

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集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

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之非

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祿之

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

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也非有三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攝也如殷之高亦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世知也

謝氏曰金縢前編附吳氏之論謂周公攝政不過總冢宰之位近有王氏議云吳氏蹈書生常談耳周公當時事成王若止如此不過守古今大臣常格三叔何所疑而起流言之變哉大抵伊尹放太甲周公攝天子位達權知變乃聖人分上事與湯武等耳非常人所可擬議也

禮記周禮賤昨章曰成王幼不能蒞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之於小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行禮則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註疏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蒞昨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階昨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上

頤達釋漢  
孔安國傳

又按金縢註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昨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欲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

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三也

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蒞阼爲天子尚未能行蒞阼之事書曰小子未即位亦言其已雖在位與未即位同也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然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諸侯世子之道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蒞阼蒞朝也阼首主人所有事之階故世子冠於阼以爲代則蒞朝之禮也行學謂之蒞阼亦宜矣蒞言以位也蒞之言以足履之成王年也故於阼曰蒞周公相之而已故於蒞曰蒞也蒞室之別也

禮記曰伯禽之同公攝政踐阼而作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蓋之謂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迂其身以善其言乎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集傳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之

西山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云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

又曰周公踐阼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

唐孔氏曰從三王教世子皆周公踐阼之事故註云并題上事石梁王氏曰周公踐阼四字當爲衍文

劉氏曰此四字當在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周公相踐阼之事以因其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用八或天子位之說其

對新天君提恭漢之福實此語基之

明堂位之西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  
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則是以  
之地位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而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子之  
國門西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  
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則是以  
之地位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而  
天下六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鄭註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  
天子周公也負之言昔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  
於前立焉明堂之位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

孔疏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鄭云攝王位然周  
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曾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  
侯者鄭歲嘗有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  
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  
俱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者按觀禮諸侯受  
次於廟門外也親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以周  
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魯云  
王謂周公居攝命天子用攝王位以攝天子之政

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

一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一

下

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

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于三王

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

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

卮言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踐阼攝政位明堂以朝

禮經之明文也漢儒以周公踐天子位遂爲天子或謂

儒非之并疑禮經之誤又強解之支離特甚要之不該不似

曲之論然亦足互相質訂也鄭孔以成王喪畢之年爲十三

則旣長矣何爲不能蒞阼乎又曰成王將踐阼周公欲代之

政群叔流言其後成王欲捕周公之屬黨及感風雷之變始



周公歸而居攝是時成王親政三年矣周公何為攝政為天子乎此先儒之謬也然其言明堂攝位辟王不可易也劉氏言成王已涖阼為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周公以冢宰攝政踐履其臨阼之事而又云攝行踐阼之政夫成王既涖阼矣經何謂不能涖阼乎周公攝行踐阼耳經何謂踐阼而治乎新安王氏謂周公東征後相成王朝諸侯是時周公居何位歟未東征之先又居何位歟石梁王氏以周公踐阼為衍文又以明堂位為記者之妄是禮經舉無足信合解者而後可信歟書傳謂成王諒闇周公位冢宰百官以聽則是嗣天子常事也羣叔何以流言歟此後儒之謬也然其辨周公非天子與抗世子之法不可易也柳營論

諸儒莫伸其說書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上不言成王而云羣叔流言則其代成王行政可知矣致辟管蔡益二三而系之流言之下則此篇但為命蔡仲可知矣蓋天子居喪謂闇百官總之以聽固為常禮而成王以幼年受維新之命周公以叔父任孤孤之重此又可以常理論乎古者天子諸侯自其為世子時而學者教之嚴導之密誠以不學則不可為君也為君則不可教也在庸君不可不學况欲為神明在他人不可不教况於兄弟之子陳氏云周公以臣而攝君成王以君而學世子夫成王學為世子入學齒讓周公又撻伯禽以教之則其前固未學也豈有成王之賢十三歲而始學者其幼而不能踐阼可知矣成王方學為子之道去其幼志與其驕心必不可臨朝

而臣周公也創造之初豈可虛位則周公之踐阼可知矣然而  
負展云者成王之位固自在也經再云周公踐阼者一謂教世  
子一謂正公族也劉氏謂其啓明堂位之說以基新莽之禍夫  
亂臣賊子借六藝以文姦而以爲說經之故乎莽固非漢帝之  
叔父也非有造漢之勲也立幼主而弑之又遵何說哉百官總  
已以聽自莽以後皆用之亦可謂說經之禍乎今不言周公踐  
阼與教成王爲聖人非常之行其心符於堯舜而嗷嗷於踐阼  
復辟之非也不益重後世之疑歟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  
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  
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公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

冠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疆  
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  
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管子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天下治

荀子儒效篇曰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屏蔽也成王而及

之及武王以屬屬續也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

之斷優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滅殷國而天下不

稱美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

仁焉檢襲也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也周公歸周

及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轍事焉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

不可以少富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也故以枝代王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主之義批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呂氏下賢覽曰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處虜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耶韓非子曰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

也

范倫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厭言者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公屬籍致故北面委質而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運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又齊俗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措笏杖笏以臨朝武

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於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又要略訓曰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副室輔成王成王懼爭道之不察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積芻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正其風易俗又事放於魯以備不敗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

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正其風易俗又事放於魯以備不敗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

此時代成王攝行政而當國也  
危言曰家語云成王十二而嗣立明年而冠諸儒因之史記云成王在襁褓之中則非十三也諸書皆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立時十三則此時爲年二十不宜方親政也先儒皆謂成王七歲而立故有謂負斧扆者有謂朝委裘者荀子謂成王既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是成王年十四而親政也然於詩書所言不相背馳觀者詳之

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股畔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

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疑之

卮言曰此說益妄周公既臣事成王如常禮安天下之功章章如是管蔡雖至愚惡必不疑之就使疑之亦不必爲流言卽有流言亦不能惑天下之心致成王之疑也其曰武王使周公傅相成王此語亦好蓋周公雖攝政而虛王位以待成王卽同傅相又師傅亦有不臣之義周公不必臣事成王而後爲盛德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周公亦然

通志成王元年丙周公位東以天下初定王年少恐諸侯畔周公西南面稱孤以東爲西伯

命紀武王十九年丙冬十二月王崩世子誦卽位周公旦位

正百官成王元年丙王諒闇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書爽

史記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書爽君爽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涉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般於是召公乃說

孔氏疏曰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周公



陳已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

集傳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胡氏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

也

金氏曰按君奭之書王氏謂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

可見今從胡氏說係於元年之下

周公使管叔蔡叔監殷管蔡以殷叛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漢孔氏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  
唐孔氏疏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  
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  
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  
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  
使人三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二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

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幾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

書金縢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漢孔氏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誣周公以惑成王辟法也周公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唐孔氏疏攝政者雖以成王爲主政今日公出不復關成王也傳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氏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其謂武王

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言在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孺子之言於京師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下文云王亦未敢誦公是王心惑也故殷法多兄亡弟及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聖重耳王開金縢之書始明公本意史官追言其事述爲此篇自此以下皆說周公成王時事

案傳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商人兄死弟及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

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朱子語類董誥問馬鄭之音辟爲避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宜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夫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

辟字當從古註說

又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仲得書亦辟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便言半語便避然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見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



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  
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  
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史記周紀曰成王少周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  
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

又世家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  
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武王

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  
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  
命興師東伐

又管蔡傳曰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叔鮮於管封叔蔡於蔡二人  
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武王  
崩成王既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爲不利於成王乃  
挾武庚以作亂

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  
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文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  
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薄姑謂祿  
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

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

程子曰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朱子語類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权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又或問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無謂我室舒者以爲武庚既殺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武庚爲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爲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息然使管蔡去監他合天下之力以誅討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

又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戮宗社爲墟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亾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

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金氏曰按武王周公伐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文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於是分殷之故都使三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爲爲辭於其國假

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矣之盡矣不幸武王旣喪成王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瞞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

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延而起同歸於亂周也傳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代管叔蔡叔則管蔡之誅是成王之意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後世天下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陳氏桎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誥而知諸侯安商之難

武王克殷二年而有疾周公視以身代其死此豈有一  
其責然以大才大功而當嫌疑之際固知人心之未盡諒而天下之難安也故爲代死之祝亦未知死之終可代也納冊於金勝令天下後世知其心耳周公之心苦矣及武王誓衆數年而崩周公任事畔者數起然不虞其出於管叔也彼管叔者實以爲周公不利於成王故倡爲流言羣弟從之而武庚者乘時共起而謀畔耳管叔非下愚也不知其心將欲自王乎將欲代周公爲相乎將欲復殷乎或謂管叔以紂旣誅死武庚猶賢武王旣崩成王又幼則天下當歸武庚周公不得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故相率以叛管叔蓋存泰伯之心而疑周公之過者要之管

叔與武庚同事勢亦不得兩全也周公安得不併誅

周公東征

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于天降割于  
爾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

孔氏疏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  
言煩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  
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  
既從卜之又言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  
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入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  
臣哉若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星宿之  
註而雅周公之誥煩悉何則皇天與舜禹共誅周公  
下矢誓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代爲  
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又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者蓋成王之言故傳言周公稱成王  
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蓋周  
公雖攝王政其號令一事則假成王爲辭鄭玄云王居公也周  
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  
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朱子曰周公既告二公作大誥遂東征

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

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

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理苟且爲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王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武宣道德意者數後其說或記錄者去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之辭若二典所謂咨曰

朕語之辭變而爲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

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

西山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告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

書金縢篇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唐孔氏疏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惟言居東不知居何處王肅

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按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集傳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方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朱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杜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述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金縢篇竝載之

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辛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囹圄蔡叔於郕陵以車七乘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周公以爲卿士

集傳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囹圄云者致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

卮言曰蔡傳又云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蓋蔡仲之封在叔卒之後而此數語乃其題辭也今附於此所謂罪人之得如此

金氏曰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

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叔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縊而致戮之蓋書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

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史記曰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周書作維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連管叔於東

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

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縊而卒乃囚蔡叔於郭

時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九邑罪重故俘奴之俘殷獻民遷

康叔代霍周公敬念於後

日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

史通曰尚書金縢篇曰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

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

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詔誦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曰

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三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

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專由誤訛而周公自以不誠遠加顯戮與

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愛之義薄

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

通志曰管蔡挾武庚率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與師東伐周公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諸

侯復宗周分殷之餘民為二以其一封微子於宋又以其一封康



於衛

書金縢篇曰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  
註疏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作詩  
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  
去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以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  
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  
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  
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  
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乃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  
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公異

朱子曰於後公乃爲詩至誦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  
夫學則亂未弭也故公不欲遽歸而居東方而周大夫爲作  
斧伐河九毀狼跋之詩

又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  
釋則亂亦在也故周公作詩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遽  
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遺王  
名之曰鴟鴞焉

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道武  
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  
亂也於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

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以貽成王名之曰鴉  
鴉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  
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  
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  
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  
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  
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  
王心名之曰鴉鴉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  
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毛雖不註此序不解尚書而自章傳云  
寧亾二子不可毀我居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  
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

謂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  
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遠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  
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遠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朱子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  
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詒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鴉鴉而謂  
之曰鴉鴉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  
之心爲厚之意當養此子誠可憐密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  
毀我室乎以此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又問鴉鴉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  
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使知其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

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  
公其心未必能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來始釋然  
開悟

安城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  
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  
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旣與九峰辯其不然  
以爲當從鄭氏而於此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  
弗避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  
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旣知流言之罪人而疑  
慮未釋乃作鷓鴣以喻之觀其鷓鴣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  
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居於東山亦成王命作大誥

此詩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  
考皆自成王而言 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旣感悟而  
迎公以歸復也 此與朱子  
之意不合

詩破斧篇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鄭義周公旣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其民人

孔疏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  
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  
之夷也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曰成王  
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註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

之成王臨事乃往事早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

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毛註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只照這例自恁地說

卮言曰幽風鴟鳴以下詩皆周公事鴟鳴周公居東所作東山周公作而作也此詩所以爲東山也然則此詩是東征

成王迎周公以歸

書序曰成王既得禾異畝同於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於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孔氏傳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類天下和同之象所以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公又推美於己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

唐孔氏疏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金勝之先後也王啓金勝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是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啓金勝之後也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

集傳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旅陳也

卮言曰序云歸禾於東則是周公居東之日也書金縢云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序此篇亦在殺武庚封微子之後武庚既誅成王復何疑乎成王疑之其肯歸禾乎不疑而又歸禾公之歸其又待風雷之悟乎或者周公是時未正管蔡之罪而成王猶有所不忍及致辟管蔡改封康叔而王之疑猶未盡釋也則風雷爲之示異又有偃禾拔木之警歟

書金縢篇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斯恐王與大夫書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刑而史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註疏上文居東二年亦有二年之語即二年秋也二公與王皆同而問當言二公之罪則二年秋也

公傳王啓之故先見書鄭玄云開金縢之書者省管蔡之罪所由故事也以金縢置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噫恨辭言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真周公也

集傳王與大夫啓金縢之書將上天變而偶得周公卜策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於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二年也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

筮執事之人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  
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  
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亦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

註疏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當卽還以成王未悟恐  
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  
者迎之九莩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重有德之宜言尊崇有  
德宜用厚禮詩稱王命是國家禮也

集傳成王心  
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

天動威以明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天  
按武王庚辰四年而朋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  
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  
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朱子曰成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爲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  
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  
其勢亦難誚也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  
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又曰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  
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咤異成王又如何恰限去啓金縢

之書然當周公納宅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

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氏以書知天誤矣又謂木有偃拔起而立之亦非凡木為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木也

史記周紀曰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鬖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廖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逢佚乃作多事作母逸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有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周公卒葬於畢

出郊反周公奔楚得郊云云

索隱曰此記經無文其事別有所出而譙周公也  
人欲言金之害失其本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  
王死後周公入讒周公周公奔楚  
策乃通周公又其策於府成然也

厄言曰史記載以前事固多抵牾而周公世家亦不周  
公初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藏策金滕武王崩而周公未死則既  
不效矣又欲代成王之死亦藏其策於府周公聖人也豈為此  
欺天罔人之事乎成王幼周公踐祚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  
公卒相成王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及管蔡武庚反周公乃奉  
王命東征遂誅管叔殺武庚東土以集歸報成王是時成王甫

離襁褓之中天下事惟周公所為也周公既歸朝何必作詩詒  
 王乎成王長而周公還政既北面就臣位又有何人敢譖周公  
 而王信之乎且成王事周公如父周公視成王如子周公武王  
 之子成王之叔父也有造周之勳又任托孤之重豈以讒言而  
 遽出奔楚乎周公既反政為臣而卒成王葬周公於墓以明不  
 臣周公尊親之義得矣何為乃有風雷之變而後啟金縢之書  
 乎史遷拘詩書之文而又惑傳記之說故先後背馳惟其以  
 全成王周公之不知事非其實適足以晦聖賢之大道也  
 越絕書曰管仲  
 於二十一年  
 公乃  
 使迎

公反國大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是天下皆實此  
 也

紀年成王元年武庚以般畔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奄入  
 八及淮夷入于邳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  
 二年王師滅般殺武庚祿父遷般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以月  
 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  
 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般民于洛邑遂管成周六年  
 蒐于岐陽

危言曰書載周公事甚悉然篇次不一故傳者先後多有抵牾  
 難以尋究金縢總叙其事之始終中曰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  
 得則言東征之事也大誥一篇則東征之辭而發語以王者曰



所謂秦辭伐罪也漢孔氏以為周公言欲致法于三叔既告二公遂東征之鄭玄以為羣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王啓金縢書迎周公反攝方始東征朱子始從孔傳後用鄭說故蔡氏書傳云云然細觀朱子前後諸論說蓋亦兩存之惟以弗王與致辟之義異耳若如鄭說其初羣叔流言武庚固未叛也時成王冲年豈遂以流言疑周公而周公攝政亦豈遂以流言出避耶流言既足以惑成王而去周公又何待居東二年而後知罪之在管蔡耶成王雖幼二公皆保傅也豈不知流言之所自聽周公之出避而不為王留之耶周公避位流言何為而不息也二年之間管蔡武庚何所為也周公既未征之成王二公何以皆不問也成王多殺公之屬而何以不殺管蔡武庚也此三說之不

也夫管叔以武庚叛而先之流言惑眾必將以周公

是時成王雖未必疑公而公固不能自安也乃稱王命以討之王師有征無戰况在懿親骨肉之間故居東都以待其變失以征伐之事自任而以朝廷之權寄之二公雖謂之避居東都可也周公既去武庚益橫奄淮夷同時皆叛公於是有破斧決戕之役叛者雖以周公為驛而實欲動搖宗社故公為詩以詒王曰既敗我子毋毀我室冀王之悟而王終不悟者蓋以公與管蔡皆叔父亦以管蔡之畔為公而公誅之過也不敢以誦公者則公以親賢握大權也朱子朱子於書傳則或取鄭說而於鴟鴞詩傳則惟用孔說或以為未及追改非也試以鴟鴞之詩考之果如蔡傳則周公居東三監未叛此詩不宜云爾若成

王迎歸而後東征又不必以此詩貽王也當以朱子詩傳爲正  
而程子詩說亦用詩序孔註云蔡傳又以朱子答書謂王叔流  
言周公不應以言語遽與師以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  
不請若請亦未必從故傳因之朱子旣云信筆答董叔重謂當  
從古說此說答蔡恐亦信筆故當以其詩傳爲定論也果如蔡  
傳周公不以語言與師又以語言避位乎周公攝政事必請命  
其後又曰孺子聽朕教乎成王能不從公請羣叔又何以曰公  
將不利孺子乎蓋成王雖爲主而政在周公王無與焉公以克  
之後主少國疑外則仇雠之亂內有親藩之變豈容避嫌坐  
視但聖人舉事自有次第史所記其文簡與公方視成王如  
子又以天下爲已任王事即公事公命即王命也流言雖以間

公而公之心固無間也朝之未必盡信而公之心固自信也稍  
有間隔憂長則不足以令天下其王若曰云者爲然則詩曰帝  
若曰之類但後世爲代君之詞而公則直述已意耳東征之命  
豈必出於王而後爲忠公之忠豈必奉王命而後爲誠哉然天  
下事可命於公而公之事必命於王公在朝不待王命而在外  
必待王命况大難之後處嫌疑之際使王終不悟公雖退就東  
魯可也且喪亂旣平天下略定朝有一公王年漸長雖制作未  
洽猶可釋然此則公出處之大節也公即居東其所以訓戒成  
王莫安宇內者必不憚心力爲之豈以王之不悟而遂已耶讀  
東山之詩而公之喜可知也蔡氏又謂居東二年東征三年則  
又泥詩書之文失之史官詩人其辭自殊且書云居東者二年

也方其徂東及其西歸則已不止二年矣成王既悟而迎公公  
卽東征何用三年而伐柯諸詩何以在東山之後也金氏又泥  
書傳乃編伐柯狼跋鴟鳴三詩於居東之日九罭詩於迎歸之  
日東山詩于凱還之日殊無意義本非編年之例各載其事而  
先後次第自可立見若穿鑿以求之未免倒置錯亂而失其序  
也雖然周公攝政之初召公下悅成王親政之初召公作誥而  
周公之東成王之就召公卒無一言則召公之重主權而安周  
室蓋亦凜然有中立之道成王周公之間非公孰全之哉

### 周公營洛邑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漢孔氏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召  
公又成王新卽政故因相宅以作誥

唐孔氏疏武王既崩周公卽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將政及  
經營洛邑待此召公使王卽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卽政之故  
順周公之意或將情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  
未卽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卽政後之故  
傳言新卽政也

蔡氏與鄭氏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國之  
洛也故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以  
召公之誥以名誥名篇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公初宅遷若來三月惟丙午賜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

洛下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約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越七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因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三月甲辰朔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成王從鎬至豐以遷都之  
事告文王之廟召公先周公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諸侯皆會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首稽首旅王若  
公出語庶殷越自乃御事

孔傳諸侯公卿並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  
公曰敢拜首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孔疏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  
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  
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  
之王與周公既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周公居攝功  
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  
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  
王命召公不得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亦未得賜周公也  
但召公見周公將反政于王故稱王命以賜之鄭玄云召公見  
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名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  
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

肅以爲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首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首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集傳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首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告並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

朱子語類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召公何以不自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

達于王而因周公此章疑其註疏爲是

嗚呼皇天上帝攸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不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哉

集傳此下皆告成王之辭托周公達之王也元子謂紂

相古先民有夏天迺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厥命今相有殷天迺保格而稽天若今時既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事初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孔傳言夏禹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禱之桀棄禹道天墜其命次有殷天道保安湯者亦如禹

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卽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于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卽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

不可恃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但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詳君德類敬德陳氏曰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于周公之意故言此以勸之也

孔疏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攻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令王用是大邑配天為治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卮言曰召公言成王為武王之長子當受天命宅中以圖治而又引周公之言以見其歸政之意勉之敬德於初服也

### 公留洛

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漢孔氏傳周公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唐孔氏疏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經營洛邑及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告以成王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告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武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集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告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書洛誥曰周公拜首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漢孔氏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二十

一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集傳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首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迎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為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復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凡豈不彰彰明甚矣乎其莽居攝已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

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卜復

之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

反政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

之有

程子略同

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

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為不然世或

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為明

堂位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

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

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為有

證

新安陳氏曰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

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猶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

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莽居攝時羣臣奏太后曰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下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道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莽謀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稱孤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諸侯曰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特記王所居攝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攝也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

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位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曰所

攝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

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此雖姦言緣飾然當時解經是如此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孔傳如往也言王徃日幼少不敢及知定如命周公安定天下

之命故已攝

集傳言成王幼中退托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

保而徃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詳都邑

孔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王拜首稽首曰公既定宅俘來來視子卜休恒吉我二人其貞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首稽首誨言

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首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

唐孔氏疏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

集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拜首稽首者尊異周公而重其禮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孔疏此下周公誨王之辭也

集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

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得貫穿今從

鄭氏曰王氏謂此段禮記即禮記卷之四

其意亦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禮記卷之四

治洛之事就東都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禮

禮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

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矣乃洛邑既成公自

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

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

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

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

此處無疑也况梓材庶邦享集不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

上下文脫簡在彼猶爲顯然也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功

集傳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予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爨其無事如予惟以在同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集傳上文百工之視汝如此則謂此行宜爲予其可少徇比其之私乎則自是而後

及至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能行邑使百工知上意嚮文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傳大以裕俗則王之休閒亦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乃惟孺子頽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欽哉茲予其明農哉

孔傳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歸政於王令其往居新邑敬行教化而公退老州里明教農民也

集傳言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甫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言篤叙武王之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王時在鎬公時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  
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和答天  
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孔傳成王順周公意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集傳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

新安陳氏曰此王下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後述  
公之功德以慰籍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孔傳言大祀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是之辭卽答以所謂肇稱殷禮

已成秩無文也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述文武  
予冲子夙夜誌祀

孔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夜慎其祭祀而已

孔疏成王言惟典祭祀以疏事任公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  
曰苟得反國政猶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集傳言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  
勤祭祀而已蓋王知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蘇氏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誌祀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功猶欲其因德業之盛而加自  
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迺篤罔不若時

孔傳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集傳言公之功輔啟我者厚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孔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

孔疏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

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

川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

於國君令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

亦歸我王肅云成王成王前亦俱至洛邑是故無事既會

周周公在洛邑也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於周命公

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

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天下之舊故於洛邑舉祀

後卽欲歸告於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

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

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告周公其後其子之義蓋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缺文成王言我當歸

卽政于宗周而命公留于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

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

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

是周公曰在後之意

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是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詭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誥保文武受民亂而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目困猶漢所謂閑安公以官職之事也

言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四方其世享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上必有公啓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爲困之其辭危勿替刑以下其望遠又上章言以冲子夙夜忒祀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已僅主祭宣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幡然許留也

周公拜首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集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事也來者來洛邑也

新安陳氏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爲王者也曰者於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又其卽將然之辭也

子但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集傳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乃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之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民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蓋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單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

集傳此謹愆殷民而命寧周公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課王使人來戒教庶殷且以拒宅二卣曰明禋拜首稽首休三三六敢定制經於文王武王

集傳此謹愆殷民而命寧周公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課王使人來戒教庶殷且以拒宅二卣曰明禋拜首稽首休三三六敢定制經於文王武王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王佯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集傳承曉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注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佯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課

孔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哀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唐孔氏傳云夏

之冬仲是周之歲首也此傳亦不可通集傳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戊

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留後之意重之事也

王公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二月

三冊書人史述前命封命之書皆固在烝祭日月

無前魯公拜後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集傳在十有一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日也

惟周公誕受文武受命惟七年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郵康成曰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孔疏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於此終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孔氏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集傳安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受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先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尼言曰周公之於成王猶父之於子也蓋其心足以懷之其道足以保之此豈可以尋常論哉觀其面相問對一則曰冲子二則曰孺子又如聽朕教汝汝往欽哉皆君父命臣子之辭成王何嘗敢臣周公周公亦何嘗以臣自居哉蓋武王崩成王幼成王雖嗣王而不親政周公攝天子之政履藉聽斷特不稱王耳攝政七年而成王始能親政成其為君故曰復子明辟言成王之始者至是始明也周公攝政成王宅新邑以行政而已歸老于宗周成王則留公治洛而王曰公何以不歸乎于周也復辟即辟若有一代之義而謂周公不歸朝

人乎立政篇云周公若曰拜首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對曰孺子王矣是成王始真為王也蓋至于留後而公已老無復官爵成王之父事周公如故也而周公之禮加恭矣無逸之戒則臣戒君之辭也嗚呼聖人如天也蕩蕩乎何能名哉復子明辟書又本顯而荆公強解其義亦晦此朱子所以於此條獨無說也或又謂釋經之誤王莽得借以文其姦莽脅權威眾敢為篡逆乃自比於周公如曹操之比文王曹丕之比舜禹亦一時掩耳盜鍾之說耳史云莽緣六經以文姦言豈在章句間也

周公治洛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疏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疑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



二即政准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朕來自奄矣此年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

蘇氏曰大誥康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酒誥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秦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爲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乃心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

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王之德比之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豈不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朝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因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力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雅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病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

方為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為詳  
書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悔此七年  
之十二月卽成王卽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  
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後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  
方作於卽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  
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隨其地遷其君  
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庚子十二月戊辰物筭之則次年正月朔已  
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成王自奄非二十日卽二十一日也多士  
士與多方之作先後也一月有三月云

公曰王若曰

周公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述  
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於此書發例於此以見大誥  
篇序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  
四國故曰而因以曉天下也

集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  
呼多士而告之而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

吳氏曰方書商民于洛之義成周末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  
之境暨二國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  
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

洛陽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而治於  
洛之後乃曰佅來茲殷又曰王佅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  
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  
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  
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  
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反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  
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為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  
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庶士尚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  
士也且周公入郊以殷民也周成王命君臣始有無忿疾于頑

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  
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

卮言曰周公治洛而告多士猶諄諄也前此殷士猶未順從也  
殷士如此殷民可知矣故序以為頑民然則成王之以咨命公  
後而遷辟于周也亦以其難者屬周公乎周公不辭而為之卒  
以安周公先後造周之業豈下文武哉

成王命成命厥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撫萬邦至董 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小序贅矣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臺姑  
集傳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

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  
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  
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

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垂死憂國之心意不在葬也成王領  
其意不從其葬使禘于文武也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  
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蒲姑成王自  
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繼殷命蒙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典正禮樂  
度制於宗周而民和睦頌聲興

史記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使太保召公  
先之師相士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吉遂國之成王  
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能聽政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匆匆如畏  
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有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以  
便百姓百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  
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  
周公也

此下方載風雷之變王開金縢書乃出郊反風命魯得郊云云

尚書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  
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  
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

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於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廬公也

竹書紀年曰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春二月王如豐三月王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十年間周文公出居於豐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康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於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周平公即君陳周公次子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陽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會編曰成王七年春二月王如洛邑命召公奭相宅三月召公奭主於洛卜宅周公且至于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周公朝用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太保召公奭作誥王至新邑十有二月命周公且居於洛八年周公且分正東都命蔡仲復封之蔡十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之王周公且薨于豐葬于畢

鄭樵曰謹按鄭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生十三年矣是東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攝成王十五矣七年致成王二十一矣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成王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年有攝政後二年崩崩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復居攝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一

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

二十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又按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武庚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二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明年即政年二十一也又按尚書大傳叙周公居攝曰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于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致禮作樂七年致政

牛希濟本論曰周文之先自分別

於此以至子文王天

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帝以成其德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且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親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慈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之本

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特之晦也盜竊與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近世之嗣王

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於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  
非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國胄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  
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哉左右之人賢與處乎  
其卽位也降先君之册象宰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衣  
冕端拱之默于殿上雉扇焚煌香煙蓬勃一作起左右紛紛然莫之  
知也班列千百稱慶而退至至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內  
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於時乎  
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故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况  
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  
忠信相親亡於一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  
事故兩漢金馬一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

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問  
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本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可  
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詭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  
之否蔽從而更之以應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  
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蹇諤之士徒欲  
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  
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  
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日幸于  
兩軍遊于其所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  
較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家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  
以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

廟下以庶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望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彌攝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兄至於篡弒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能慧不能辨叔孫季子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于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爾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盾懼大義於衆人之素肯秦好立靈公幼而好雲霓爲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燼於糟糠其子盈爲太子

是以子雍之賢而子周之賢不及也帝之世幾爲呂姬

非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於代知此子之賢不十年幾到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所立宜帝之復中興衛伯王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知主君之不惠必假世祚撫其床而歎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爲君果致元海唱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板蕩懷愍二帝俱爲俘執而歸晉祚中絕國分爲十六晉天之下皆墜爐炭此惠帝之所爲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爲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爲治曰亂嫡廢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爲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于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



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洊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子爲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於亂乎主少不明有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學海卷之二百三

繼統類

帝王繼統三

三代篇

周繼世章二

康王成王子成王崩康王即位

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書顧命篇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

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以太保奭冢宰固無可疑畢召一體而班在四者  
王曰嗚呼疾大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音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個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  
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遠出綬衣  
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俾爰齊後呂汲以二  
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綴衣帳幄羣臣既退徹出帳幄  
于庭王寢于此牖下栢毛二臣  
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栢毛二臣  
各執千戈於齊侯呂汲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外之及為  
天子虎賁氏翼室路寢旁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命史為日書  
法惠壽願命於康王召公以西伯為加命士取材木為喪用○唐  
孔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狄設蒲展綴衣  
其制未知出而更運以諱之

王唐問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掛枝竹白  
繒之飾影

不改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不此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仍

几東西席謂之序底蒲席綴雜絲有  
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王豐筦彩色為畫雕刻鏤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  
夾室之前筍筍竹玄紛黑綴此  
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

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

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士衛賓與在廟同故雀弁赤色弁  
也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刀夾兩

階祀綦文鹿子皮弁上兩刃外  
河堂廉曰祀士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

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  
立於東西兩之前堂一人冕執殘立于東垂一人冕

立於西垂

執瞿立于西垂

執瞿皆執屬立於東西下之階

一人冕執銳

音允

立于側階

銳矛屬也側階

北下立階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純用凶服

卿士邦君麻

冕蟻入即位

蟻裳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形纁也

太保承介

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太史秉書由賓階

憑玉几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皇后憑玉几以深發其哀敬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

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皆命唯說文曰奠爵也

上宗曰

神之享告也

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大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祭半主

宗人小宗伯之屬太宗

宗人小宗伯之屬太宗

授宗人同拜三荅拜

宗人小宗伯之屬太宗

宗人小宗伯之屬太宗

太保降

授宗人同拜三荅拜

諸侯出廟門俟

范氏曰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古之立君惟

恐衆之不親而事之不固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

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也先王於

也必以禮正其始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

萬世帝王之法也

呂氏曰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統宿衛者則太公之

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

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

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為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共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又正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統也唐穆敬以降闕守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召公以西伯為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命命不言曰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于柩前即位而此句也乎曰君受命官總也聽于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古今異宜何必同哉

史記成王顧命懼太子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沒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臣顧命太子立是為康王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群臣陳戒遂報誥之

書康王之誥篇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皆再拜者拜至地以致敬義宜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再拜也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為後者拜者合者棷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大保暨芮

成王相揖皆再拜稽首

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之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群臣拜

諸侯自外初見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

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釗王在喪故稱名春秋

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

公之臣張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于善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

武

武

武

武

武曰成王崩未葬群臣皆冕服禮歎曰非禮也謂之縗禮可

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歟非溺終不接也三年之喪既成

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

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

齊衰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

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陳哭踊答拜聖人

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

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主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定新樂伊尹已去周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亦行此禮

以告嗣王韓文公集解云禮中有所謂  
國之大事當繫其重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王之喪  
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  
王釋衰服而服袞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  
禮作樂當此之時只得除之

葉氏曰天子卽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  
嗣位于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  
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  
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  
卽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卽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

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  
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  
爲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  
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  
子皮固請以行葬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  
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古人謹于吉凶之服如此其  
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  
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  
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言曰三年之喪天下  
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者也

以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使  
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  
之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群  
臣皆繼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侯甸群后以訓太甲  
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  
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過矣

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  
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



然于湯廟者伊尹也援此爲證忽未爲安

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夏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時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于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官闈之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手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氏坐鎮安危之機送往者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于守經葉昌陳氏之論出于達權守

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若公于當時必有迫于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

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周疾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于既崩之餘翕集于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記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記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生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若